

重思基督宗教

蔡怡佳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心靈工坊《紅書》深度導讀八週講座

第七堂

2022.7.22

新的宗教？

- 1922.1.5與靈魂的對話（《黑書》7）
- “To no longer be a Christian is easy. But what next? For more is yet to come...”
- proclamation of a “new religion”
- “The way is symbolic.”

New Book

- Psychology of religion-making (p.55)
- New testament, new book, new age
- New age: an age of psychology
- Renewed God image

大綱

- 大夢：第一個夢的記憶
- 父親的信仰、母親的信仰
- Christ symbol
- 《紅書》中的基督
- theo-poetics: 自我（自性）的道路、信仰的告白

兒時大夢

- 3-4歲，最早的夢的記憶，縈繞一生（《傳》
》，頁40）
- phallus之夢（青少年）
- 古老祭儀中被崇拜的陽具（三十幾歲在英
國）
- 65歲(p.74)

兒時大夢

- 洞：墳墓
- 神廟
- 綠色：覆蓋大地的神秘
- 紅色
- 陽具：說不出名字的神
- 雕刻的小人
- 樹（宇宙樹）、陽具（陰莖）、atmavictu（《傳》，頁52）
- 「生命的呼吸」(breathe of life)、具有創造力的脈動

The Underground God

- “a new image of God and man, an image which brings the official Christian image of God and man into **a new fullness and greater completeness**.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 process in the collective psyche which is a preparation for the new aeon.....This new image of God appears in Jung’s first dream of the underground phallic god-king, awaiting in this hidden form its eventual resurrection. This secret stamped Jung’s whole life and it became his fate.” (Von Franz, “The Underground God”, *C.G. Jung: His Myth in Our Time*. Pp.36-37)

河合俊雄, 《榮格：靈魂的現實性》

- 地下諸神（大地、身體等意象）對於基督宗教世界精神性的補償
- 無意識、非自我的彼岸
- 眼睛、吃人：主體的反轉
- 寶座的光輝（無意識的光亮）

父親的信仰

- 父親所缺乏的「直接的、活著的神，無所不能，超越聖經與教會」（頁4）
- 父親的未竟事宜、「傷口無法治癒的翠鳥」
- 「魚類實驗室」（《傳》，頁277-279）
- 眾神的動物形象（《傳》，頁280）

母親的信仰

- 最初的大夢中母親的聲音
- 個人與超越個人世界的接點、回到現實的接點
- 「看看它吧，那就是吃人的怪物！」（《傳》，頁40）
- “Just look at it. That is the man-eater!” (p.12)
- 「神靈接待室」（《傳》，頁277-278）

「自性現象學」

- 榮格在1951年所出版的*Aion*對於自性提出了「**自性現象學**」的探究。榮格認為，人格的整體並不同於位於意識場域中心的自我。榮格把這個無法被完全認識的整體人格稱為自性。自我從屬於自性；自我與自性的關係猶如部分與整體的關係。
- 自我無法直接認識自性，只能透過宗教象徵的方式來理解它。表達自性的宗教象徵從最高的層次到最低的層次都有。自我理解自性的第一步，就是重新看到自性自我植根之處。
- Jung, C.G.. *Aion: Researches into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elf*.

In search of wholeness

- 重新理解心靈場域中白晝與黑夜兩個部分的關係，是進行整合、通往整體(wholeness)的前提，榮格所提出的一組組原型的概念—面具/陰影，阿尼瑪/阿尼姆斯—也就成為進行整合時互為白晝與黑夜的兩面。
- 整體並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可被具體經驗的實在，以心靈自發自主之象徵為其可見的形式。這些象徵常以或是四位一體(quaternity)曼陀羅(mandala)的象徵來表現。對個體來說，整體和阿尼瑪/阿尼姆斯一樣，是獨立的客觀因素，也會對個體產生作用。整體在這些原型意象中位於最高點，與神的形象(imago Dei)密切不可分，因此所有關於神之意象(God-image)的描述都可以被看做對於整體之經驗的象徵。
- 從經驗來看，曼陀羅的象徵就是秩序的象徵，常常出現於個體心靈混亂與重整的階段

Mandala as symbol of wholeness

- 曼陀羅猶如神奇的圓圈，將屬於黑暗世界的混亂力量連結與鎮服，創造了秩序，因此將混沌轉化為宇宙。
- 對意識的心靈來說，曼陀羅一開始看起來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點，要經過一番艱辛的努力以及對於諸多投射的統整，其象徵的全面意涵才有可能得到完全的理解。
- 榮格非常強調對於曼陀羅象徵之理解不只是智性層次的把握，而是滿溢著情感與價值感的啟悟經驗。
- 從曼陀羅象徵的觀點來看，基督即是基督宗教曼陀羅的中心。榮格認為基督仍然是西方文化中的活生生的神話，基督是文化的英雄。在*Aion*一書中將榮格將基督理解為自性的象徵，對基督象徵意義的詮釋也就成了對傳統象徵之當代意義的尋求，也可以理解重新檢視基督宗教傳統對當代之意義。

「作為心理形象的基督問題」

- *Aion*一書所關注的「作為心理形象的基督問題」是榮格將分析心理學與基督教連結的問題意識。
- 這個提問的可能性是以榮格的煉金術研究為中介。換言之，對煉金術的探究使得榮格重新理解基督宗教的途徑。
- 榮格在童年時期充滿疑竇、甚至感到懼怕的基督形象，在他對西方煉金術以及對於東方的道教修煉經典研究後，重新得到了理解的可能性。

無意識的象徵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 基督宗教「需要按照當代精神所創造的種種變化被重新看待，不然便會與時代脫節，對人的完整性(wholeness)也不會產生任何作用」。(《傳》，頁273-274)
- 建立分析心理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作為心理形象的基督
- *Aion*有始源的意涵，對基督形象的探究也意味著榮格將解析煉金術的體悟轉回自己的基督宗教傳統，企圖建立分析心理學與基督宗教的關係。

關於基督的幻象體驗

- 就像1926年預示煉金術研究的夢境一樣，（《傳》，頁266）榮格在研究基督形象之前，在1939年也有一個關於基督的幻象體驗：
- 「一天晚上，我醒過來，在明亮的月光下看見床腳有身背十字架的基督形象，大小雖不比真人，但非常清楚，我還看見祂的軀體是用綠色的金子構成。這一景像令我極為震撼。像這樣的幻象對我來說並不特殊，因為我經常在將醒未醒實看到極為生動的形象。……幻象的出現似乎是向我指出，我的沉思忽視了某種東西：基督與煉金術士的非凡之金及綠色之金的相似。當我明白這個幻象所指的是關鍵性的煉金術象徵，明白我已對基督獲得本質上屬於煉金術的幻象時，我釋然了。」（《傳》，頁274）
- 基督與鍊金術象徵的關係

基督形象與心理學的關係

- 榮格在*Aion*中企圖討論基督的形象與心理學的關係，也就是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挖掘基督形象所代表的，**貫穿歷史的精神意涵**，尤其是在文化的獨立性與精神的自主性被剝奪的世界之中，基督形象所被賦與的無意識的種種期望。
- 除了*Aion*以外，榮格還從分析心理學的角度詮釋三位一體與彌撒的意涵，並連結了基督形象與煉金術哲人之石的關係。

《紅書》中的基督

- 「不是成為基督徒，而是成為基督」（頁123）（頁120-123）
- 基督在地獄中的三天（頁149）：對亡者的救贖、對無意識的整合
- 「死後下地獄的那三天描述消失的價值沈入無意識，在那裡克服了黑暗的力量，建立了新秩序，然後再度上升到天堂，也就是，達到極度清明的意識。」（註135）

地獄的本質

- 「你認為地獄的本質是什麼？地獄就是深處找上了你，帶著你已經不再是，或尚未有能力成為的一切。地獄是你已經不再能做到以前能做到的。地獄是你必須去思考與感受，去做你不想要的一切。……地獄是你知道你為自己嚴肅計畫的一切都是可笑的，一切精緻的也是粗糙的，一切好的也是壞的，一切高的也是低的，一切愉悅的也是可恥的。」（頁151）

愛的曖昧

- “That is the ambiguity of the God: he is born from a dark ambiguity and rises to a bright ambiguity. Unequivocalness is simplicity and leads to death. But ambiguity is the way of life.” (p.170)
- 「你說，基督教的神是明確的(unequivocal)，他就是愛。但還有什麼比愛更曖昧？愛是生命之路」（頁152）

模仿

- 「模仿曾經是生命之路，那時人類還需要英雄的原型。」（頁153）
- 「新的神嘲笑模仿與追隨。他不需要模仿者與信徒。他自己來督促人。神在人類中追隨自己。他模仿自己。」
- 《師主篇》(Kempis,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你就是基督」

- 解答(1913/12/25)：黑夜、白晝、黑蛇、白蛇、巨石、祭壇、太陽之殿
- 基督的十字架、聖子、白蛇、黑蛇
- 進入耶穌的苦痛 (imitation of Christ)
- 「你就是基督」 (頁175)
- 莎樂美重新獲得視力，盲目得到治療
- 「因為我也想要成為另一面，我必須成為基督。我被改變成為基督，必須忍受折磨，因流出救贖之血。透過自我犧牲，我的愉悅改變了，來到更高的本質。」 (頁182)

轉化：淨化、支解

- 獨處、淨化，才能再度成為孩子
- 「你還沒有體驗過肢解。你應該被炸成碎片，四散於風中。人們正在為你準備最後的晚餐。」（頁490）
- 還剩下什麼？
- “Nothing but your shadow. You will be a **river** that pours forth over the lands. It seeks every valley and streams toward the depths.” (p.540)（頁491）

基督為西方心靈的意義

- 與紅者關於基督的討論（頁190-191）
- 「我也相信，把基督放在心上，跟他的受難、死亡以及復活共同成長，是西方人的任務」（頁191）
- 「我們的榜樣當然就是基督，我們自古就活在他的律法中，先是外在的，然後是內在的。起初我們知道它，之後又不再知道。我們與基督對抗，廢黜他，好像我們是得勝者。但是他仍在我們之內，做我們的主人。」（頁298）

「基督就是道路」

- 「困於可見的鎖鏈中要比不可見的鎖鏈還要好。你當然可以離開基督宗教，但是它不會離開你。……基督就是道路，你當然可以逃開，但是這樣你就不在道路上了。基督道路的終點就在十字架，因此在我們之內，我們與他共同被釘在十字架上。我們等待著，直到我們為了重生而死亡。」（頁298）
- 草稿：「我的思維建議我盡力趕上基督，不是為了模仿他，而是因為他就是道路。……如果他是道路，我便朝著他的目標前進，一如先前已經顯示給我的奧秘。我的思維就用這種令人困惑，模稜兩可的方式向我說話。」（註163，頁298）
- revisiting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

「師法基督」

- 「如果我真正師法基督，我並不模仿任何人，不與任何人競爭，而是走我自己的路，我不再稱呼自己是基督徒。起初，我想要透過一邊過自己的生活，一邊觀察基督的認知來師法、模仿基督。但我內在的聲音起來反抗，提醒我：我的時代也有它的先知，對抗過去加在我們身上的重軛。」（頁299）
- 「『師法基督』引領我到主和他驚人的王國那裡去。……我只能跟隨那在我之內統御另一個國度的王。在這個國度中行使著別的律法，而不是我的智慧。……在濃霧與黑暗中摸索，沒有線索，沒有規律，……」（頁305-306）
- 「我沒能把基督與這時代的先知結合在一起，一個要求承擔，另一個要求放棄；一個要求服從，另一個要求意志。我該如何看待這種矛盾而不失偏頗呢？我所想不透的，也許其他人可以。」（頁299）

通往深處的道路

- 「所以我決定轉往低下的日常生活，我的生活。從我所立之處開始。」（頁299）
- 「當思維進展到無法參透之處，就是回歸單純生活的時候。思考無法解決的，由生活來解決，行動無法決定的，就留給思考來做。……真正的道路並不會通往高處，而是通往深處，因為只有我的另一面可以讓我超越自己。不過，接納我的另一面，意味著要下落到對立面，從嚴肅到可笑，從痛苦到歡樂，從美麗到醜陋，從純粹到不純粹。」（頁299）

背負孩童耶穌

- 巨人Christopher背負孩童耶穌
- 「我」背負巨人般的神、「我的負擔把我舉起」
(頁265)
- 「幻想是另一個現實。只要我們把神留在我們之外，而且可見又可觸，那麼他是難以承受，也毫無希望。如果我們把神化為幻想，他就在我們之內而且容易背負。在我們之外的神讓所有一切都加重，而在我們之內的神卻讓一切沈重減輕。所有的克里斯多福們都彎著腰，呼吸短促，因為世界是沈重的。」 (頁265)

孕育神、使神重新誕生的咒語

- 基督宗教
- 埃及太陽神
- 印度《梨俱吠陀》
- 神的多重與多元
- 以利亞與莎樂美的對話
- 「古老而難改的錯誤，認為單一可以排除多重。但有很多個體。個體的多重是那個多重的神，他的身體生出了許多神，但個體的獨特是另一個神，他的身體是一個人，但精神龐大如世界。」（頁497）

獻祭

- <彌撒中的轉換象徵>：食人風俗、獻祭、自我犧牲（註148，頁190）
- 「正如基督重新採用人類獻祭與吃下祭品這個習俗，這些全都發生在他自己身上，而不是他的兄弟身上，因為基督在這習俗之上設了一個最高的愛的法律，因此沒有任何兄弟會受到傷害，所有人都能在恢復中欣喜。」（頁311）
- 「因此，你對於已成立的事要心懷尊重，愛的法律就能透過恢復低下和過往的事物，成為救贖。……在死者的時代之前的精神，依然會因為我們現在的不完滿而存活，活在黑暗的群眾中，……用急切的悲嘆圍住我們耳朵，直到我們已在愛的法律之下恢復那自古就存在的，來帶給他們救贖。」（頁311）

死者當中的基督

- 「在這些人之外，基督是他們當中最偉大的。打破這個世界為他而言是太微小的事，所以他打破自己。因此，他是他們之中最偉大的，這個世界的力量無法觸及他。」（頁307）
- 「但我談到的死者是權力的犧牲品，被力量打破而非自己打破。」（頁307）
- 「這是屬於基督的道路，他很少帶著生者上天，而是很多死者。他的工作就是救贖被鄙視和失落的人，為了他們，他在兩個罪犯中間被釘在十字架上。」（頁312）

人的精神成為孕育神的所在

- 「正如基督的門徒認識到，神化成肉身在他們中間，我們現在也認識到這個時代的受膏者不是一個以肉身體現的神；他不是人，卻是人之子，不過是在精神上而不是肉體上；因此，他只能透過人的精神從神那裡受孕才能誕生。」
(頁318)
- 「如果你接受你內在最低下的，受苦是難免的。……正如基督經由神聖化的煎熬征服了肉體，這時代的精神透過神聖化的煎熬將征服心靈。」 (頁319)
- 「你內在最低下的是恩寵的根源。我們自己背負這疾病、找不到平安。卑劣、可鄙，所以神得以治療，閃耀地上升。」 (頁319)

Follow your own way, not my way

- 《草稿》：「我的異象是真理，因為我已經看見即將來到的。可是你們不應該相信我，不然你會偏離你正確的道路，那道路會引導你平安地進入我先前已經看見的痛苦中。希望沒有信仰會誤導你，接受你最大的懷疑，他會在你的道路上引導你。接受你的背叛與不信，你的自大與你最好的知識，你會抵達引導你最低下之處的安全道路：你對你最低下的所做的，你也會對被傳油者那樣做。……愛的法律並沒有被廢除，而是加上更多的內容。」（註205，頁319-320）

「基督寵壞人」

- 「你需要什麼呢？喔，ΦΙΛΗΜΩΝ。你在小事上需要人，因為任何更大或最大的事都在你內。基督寵壞人，因為他教導他們，只有一個人能夠使他們得救，就是祂，神之子。……如果一個人在那裡走失了，他們就控訴牧羊人。喔，ΦΙΛΗΜΩΝ，你是人，你證明人不是羊，因為你在你自己身上尋找最偉大的，滋養的水從你那不竭的水瓶流入你的花園。」（頁371）」

ΦΙΛΗΜΩΝ & Christ

- 夜晚降臨，穿著土地色長袍的ΦΙΛΗΜΩΝ拿著一條銀魚前來找我……
- ΦΙΛΗΜΩΝ跪下，碰觸大地，對著shade說：「你那驚人的生活讓所有人知道，他們必須掌握自己的生命，忠實於他們自己的本質，與他們自己的愛。你不是寬恕了通姦？你不是與妓女和稅吏坐在一起？你不是打破了安息日的命令？你活了自己的生命，但人們沒有；他們卻向你祈禱，要求你，永遠提醒你，你的工作尚未完成。」（頁493）
- 「我們要接下你的麻煩與你的負擔，你的工作得以完成，你疲倦的雙手可以放在膝蓋上，就像工人漫長辛苦的一天。保佑亡者，完成工作之後得以休息。……現在時候已到，每個人必須去做自己的救贖。人類已經成年，新月降臨。」（頁493）

ΦΙΛΗΜΩΝ & Christ (blue shade)

- “Recognize that your nature is also of the serpent” (p.553)
- 「你不是像蛇一樣在樹上長大？你不是褪去你的身體，就像蛇褪皮？你不是會療癒，就像蛇？你不是在升天前去了地獄？你不是在那裡看到你的兄弟，被關在深淵之中？」（頁502-503）
- 蟲的禮物：悲嘆與憎惡
- 藍色暗影（基督）的禮物：苦難之美

Abraxas

- 青蛙之子阿布拉克薩斯神
- 象徵基督宗教之上帝與撒旦的結合
- 西方上帝形象的轉變
- 「阿布拉克薩斯是難以理解的神。...」（頁472-475）
- 要被知道、而不是被了解
- “This God is and is not, since from being and nonbeing everything emerged that was, is, and will be.” (p.523)（頁476）

From trinity to “3+1”

- 動物性：「愛與先思同在一處。……人總是偏於其一。這是人類本性。動物與植物似乎在各方面都很足夠，只有人在過多與不足之間掙扎。他很動搖，……他的知識與能力都不足，但他還是必須自己去做。人不僅從他自身成長，他也是從他自身創造。神在它之中顯現，人的本性缺乏神聖的熟練，因此人在太多與太少之間擺盪。」（頁178）
- 超越功能：兩股流動的融合（註241，頁183）
- 魔鬼：「我們以這個時代的精神說魔鬼不存在，這是毫無助益的。我這裡就有一個，就發生在我身上。我對他做我能夠做的，我能夠跟他說話。與魔鬼談到宗教是不可避免的，…。」（頁193）
- 低下的人
- 女性：莎樂美、聖母瑪利亞（頁166）、Kali

沙漠

- 「未來一切都清楚在圖像中：為尋找靈魂，古人進入沙漠。」（頁128）
- 「他們在那裡找到豐富的意象，找到沙漠的果實、靈魂的奇妙花朵。」
- 「積極去思考祖先留下來的這些圖像。他們顯示了通往未來之路。」

自我的道路

- 「這道路是我的自我，建立在我自己身上的性命。神要我的生命。他要跟我同在，跟我一起坐在桌邊，與我一同工作。他要隨時都存在，但我為我的神羞愧，我不想要神性，而要理性。神性對我而言是失去理性的瘋狂。我痛恨它荒謬地擾亂我有意義的人性活動。它似乎是一種不得體的疾病，偷偷地溜進我的生命中。是啊，我甚至認為神聖是多餘的。」（頁293）

自我的道路：遇見自己

- 決定命運的12歲
- 從自己之中逃開（《傳》，頁62-63）
- 遇見自己：「在此之前我也存在著，只是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現在則是我發生在我身上。」
」（《傳》，頁64）
- 對上帝和大教堂的體驗（《傳》，頁67-74）
- 14歲：山頂上的第一次意識歷程、置身於「上帝的世界」、來自父親最珍貴的禮物（《傳》，頁114-115）

塔樓：榮格的信仰表白

- 榮格不是以特定宗教傳統的語言框架，而是以分析心理學的「方法」來表述他的信仰。
- 榮格將宗教理解為被視為神靈的強大力量的展現，也是亙古以來的精神因素，這些力量透過神話、象徵，或是教義展現自身。
- 榮格的「方法」就是為了讓這些力量在個體經驗之中獲得現實的基礎，讓不可見的精神因素透過可見的物質展現的方法。

建造塔樓：用石頭進行的信仰告白

- 塔樓是榮格於1920年在柏林根靠近蘇黎士湖畔底端為自己建造的房舍，所有建築的石頭與種植的樹木都由他親手完成。歷時三十餘年（1923-1956）才建造完成。
- 石頭是榮格從幼年時期就寄予特殊情感的對象，是他與古老的精神元素相遇時，自發性表達的媒介。
- 48歲時開始建造塔樓時，是母親剛剛去世兩個月後，1956年最後的完工也是妻子去世之後。塔樓的起始與完成都與生命中重要女性的死亡有關。

「恢復自己本來面目」的地方

- 塔樓不但與死者有密切關係，也是「恢復自己本來面目」的地方：
- 「在柏林根，我身處真正生活之中，恢復本來的真面目。在這裡我就是『母親上了年紀的兒子』，這也是煉金術明智的說法。我從小體驗到的『老人』、『古人』就是二號人格，這人格一直存在著，將來也會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時間之外，是具有母性的無意識的兒子。在我的幻想中，他以費爾蒙的形式出現，而在柏林根，他又恢復了生命。」（《傳》，頁294）

回轉

- 在榮格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盤據其內在秘密生活的二號人格，曾經是威脅其現實自我的古老精神因素。當榮格在現實世界中確立了自我，並從驚濤駭浪的無意識原型中護住了現實的基地，並對無意識的動力有分析與詮釋的能力之後，才又開始了回轉無意識母體的旅程。
- 二號人格此時不再是自我的威脅，反而洋溢著母性的溫暖。這是另一種重生的形式，也是自性化過程的統整。

塔樓：自性化的具像

- 在這個意義之下，塔樓就成為自性化的具像，猶如建築形式的曼陀羅：
- 「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塔樓在某方面是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母體的子宮或母性的形象，在其中、我可以變成過去的我、現在的和將來的我。塔樓讓我感覺我彷彿將從石頭中重新誕生，因此，它是一個自性化過程的具象，一種比青銅還持久的紀念物。……我是在彷彿做夢的情形下把塔樓建造完成的。到了後來，我才看出所有部分組合得有如充滿含意的精神完整性的象徵。」（《傳》，頁294）

塔樓猶如曼陀羅

- 榮格最初希望將塔樓蓋為像非洲小屋那樣的原始單層住宅，圓形結構，房屋中央有火爐，全家人與動物一起圍繞著這個中心生活。這個原始的想像經過與家人的討論而改為較不那麼原始的型態。
- 塔樓的建造可以比擬為曼陀羅繪製的過程，或是猶如分析治療中的積極想像，從原始、素樸的單層小屋的想像，落實為雙層樓之塔樓式住屋，增加另一個主結構與附屬建築後，榮格有了一個狹小的獨用房間。這是榮格的退隱之處，榮格在其中靜思、做瑜伽，感到身心釋然。
- 塔樓最後完成的部分是與三位一體的房子分隔開來的庭院與涼亭，在這個「經常向天空與自然敞開的空間」之中的庭院，完成了「四位一體」的整體。

「親切的老農夫」

- 榮格在塔樓過著簡樸的生活，恢復本來面目也意味著恢復與自然中的萬物更深的連結、自我的消融，以及本性的浮現。
- 塔樓附近一家餐廳的老闆不知道榮格是知名的心理學家，跟前來拜訪榮格的訪客說：榮格是一位待人親切的老農夫。（Sabini, Meredith. (ed.) *The Earth Has a Soul.: C.G. Jung on Nature, Technology & Modern Life*, p.3.)

與「大自然的純樸協調」一起生活

- 「我常覺得自己彷彿融入周圍的風景與物體中，生活在每一棵樹裡，在澎湃作響的波浪裡，在雲彩和來來去去走動的動物裡，在更迭的四季裡。塔樓裡的每樣東西在經歷十餘年的時間會長成自己的形式，每樣東西都和我有關聯。……我沒有引進電力，只用壁爐和火爐。黃昏時，便點上幾盞老燈，也沒有自來水。我自己動手抽井水，劈柴燒飯……這些簡樸的行為使人變得純樸。要純樸，那是多麼困難呀！……在柏林根，塔樓四周一片寂靜，連最細微的聲音也聽得出來，我與「大自然的純樸協調」一起生活。在這種情況下，思想會浮到表面上，會回溯到千百年前，也會遇見遙遠的將來。在這裡，創造的痛苦疏緩了，創造力和遊戲變得很接近。」（《傳》，頁294-295）

與大自然互相融通的樸曠者

- 榮格在曾經在少年時期因為內心困頓而至森林尋求庇護，大自然是遠離人類世界、涵容痛苦的地方，也給予他在現實世界確立自我的勇氣。中年之後在大自然中建造塔樓的榮格，不再是需要被庇護的少年，而是以最簡單的方式與大自然互相融通的樸曠者：
- 「...然而我心裡還是滿載著植物、動物、雲彩、晝與夜、人的永恆.....愈是覺得拿不準自己，我與萬物有著密切關係的感覺愈是強烈。實際上，在我看來，長久使我覺得與世隔絕的疏離感，彷彿已經轉移進入我的內心世界，並向我揭示出乎自己意料的陌生。」（《傳》，頁440）

Shamsadani: 通往自我 (Self) 之路

- Psychology of religion-making
- 「他的工作去描述個人的神秘經驗如何轉譯與轉化為象徵符號，後來成為有組織性的宗教教條與教義；最後，他要研究這些符號的心理學功能。這種**宗教創造過程的心理學**如果要成功，分析心理學在肯定宗教態度的同時，不能屈服成為教條。」（頁55）

theopoetics

- Murray Stein, *Jung's Treatment of Christianity*
- 宗教的新皮袋（「新酒要裝在新皮袋」）
- 榮格在《答約伯書》中討論基督宗教中的上帝形象以及「惡」的概念。Stein認為榮格對於基督宗教的分析是一種診斷與治療的工作，藉著分析心理學的概念指出基督宗教不健康的單面發展，並企圖挖掘其需要與無意識重新整合之處。
- **Theopoetics**, a contemporary style of theology, rooted in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author rather than based on received text and doctrine, which is the case in traditional theology.